

◇似水流年

发小安冬一

我小时候住在上海普陀区长寿路38号,我有一个发小叫安冬一,他家住在48号,他比我大三岁,因为他爸50岁时生他,大家都叫他“五十子”。

我们整天在一起玩,打弹子、滚铁圈、刮洋片、踢足球。夏天的时候,我们会光着脚丫,走上二里路,到苏州河里游泳。那时候,苏州河水并不脏,下河游泳的人很多,大人小孩都喜欢跳到水里解暑。

安冬一长得矮胖,16岁的时候就有突出的肚子,比老电影《小兵张嘎》中的小胖墩还胖。我经常挠他痒痒肉,他怕痒,躲闪时肚子上的肉像晃动的波浪。夏夜里,我们经常坐在井边,背靠着井圈仰望星空,他会吹口琴,会吹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中》的歌曲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。

我和他都是小足球迷,每有电视台播放世界杯录像,我们总会到处找电视看,那时候有电视的人家很少,但我们皮厚,总会溜进有电视的邻居家,央求人家放给我们看。有时放到一半就停电了,我们只能噘着嘴,很扫兴地离开。

摸黑回家,他嘴里总会不停地嘟囔:那个球多漂亮,沉底传中,鱼跃冲顶。他做出模仿的动作,“哎呀”,他撞在电线杆上,双

手捂着头,鲜血直流。第二天,他看到我,呵呵地笑着,他的头缠满了纱布,像戴了顶厚厚的“小白帽”。

他和我一样,不喜欢读书,成绩都是班上倒数。老师批评他:学点文化好吗?要不然心在哪里肝在哪里都不知道。他呵呵地笑着,一脸喜相。

我们俩练习足球,他对我说:抛高空球,我要练习膝盖顶球。我把球抛给他,他跳起身用力地顶出了头球。我指着前额问他:你管这叫膝盖?他诧异地望着我:那叫什么?

有一次,我们在路边捡到一把短剑,沉甸甸的,剑鞘和剑柄都非常精致,镶着宝石、刻着字。走到弄堂口,正好遇见他爸,他爸一看吓了一跳:可不能拿回家,别找麻烦,赶快扔掉。他爸神情紧张,一脸严肃,我们只能又悄悄地把剑放回了原处。

这件事我疑惑了很长时间,我始终不解,为什么拿回家会有麻烦?

转眼就到了改革开放之初,他爸带着他插队返城的姐夫做起水产生意,凌晨两点跑到远郊进黄鳝,拖回来在菜市场卖。每天如此,生意很好,很快他家就成了第一批“万元户”。这时羡慕他家的人,说他家好话的人越来越多,大人们经常议论:老安

以前就是有名的小资本家,有头脑,人勤快,遇上好政策该他发财。大人们还说:长寿路上远近闻名的“魁元斋清真糕点店”,就是他家开的,他风光的时候穿西装、打领带,两个老婆,不过他也吃过不少苦头,抄家挨斗,后来落实政策,补发了他很多钱。

这时我才联想到那把剑,如果当时拿回家,遇上嘴坏的人乱举报,可能真的会有麻烦。

我初中毕业了,安冬一也快20岁了,他不再找我踢球,他穿上了大胶靴,围上了大围裙,开始在菜场里划鳝丝、卖黄鳝。他始终是一脸喜相,回头客源源不断。我离开上海去了南京,我听说他结了婚,搬了家,生意越做越大,他搬到了哪里?我一直没打听到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时常会想起他,想起我们背靠井圈默数天上的星星。我知道,那时夜空中的每一颗星星现在都在,只是不容易看见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◇两代风景

山不说话

[南京]袁家莉

我给父亲打电话,从来都不会超过一分钟。他问“吃了吗”,我说“吃了”,他问“冷不冷”,我说“不冷”,然后就沉默了。

有时能听见他那边电视机的声音,有时是风吹门框的响动。谁都不挂,可谁也不知道再说点什么。最后还是他说“那就这样”,我“嗯”一声,电话断了。

小时候我觉得他特别高。他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,我坐在后座,两只手死死拽着他的衣服。夏天他带我去镇上买冰棍,我坐后头舔着吃,冰棍水淌到他后背的衬衫上,湿了一小片,他也没回头说我一嘴。那时候他的肩膀宽得就像一堵墙,能挡住所有的风。

我上初二那年,学校要交一百二十元的资料费。我拖了三天没敢开口,第四天老师催了,我才在晚饭时说了。父亲放下筷子,从裤兜里摸出一沓零钱,五块的十块的,数了半天,递给我一百三十块。多出来的十块,他说:“去买那本你喜欢的书。”我后来才知道,那天下午他刚从工地回来,那沓钱是交了三个月的零工攒的。我妈跟我说,你爸本来想买双新鞋,旧的鞋底都磨破了,后来没买。

十五岁那年,我考上县中,就住校了。每个月回家一趟,父亲总是在村口等着,也不招

手,就那么站着,看见我了,转身往回走,我跟着他回家。路上他问一句“学习跟得上不”,我说“还行”,他就再也不问了。返校的时候,他送我到村口,还是一句话不交代,就站在那棵老槐树下,直到我拐了弯,回头还能看见他。

他从来不问我考了多少分,排第几名。有一回我妈拿成绩单给他看,他看了半天,最后说了句:“字写得比从前好。”我妈笑他,他也不恼,把成绩单叠得方方正正,压在枕头底下。

前年冬天,他咳嗽了一个多月没好,我硬拉着他去医院。排队的时候他坐在塑料椅子上,我站在旁边,他忽然仰头看了我一眼,说:“怎么长这么高了。”我哭笑不得,我都快奔五了,他才发现我高了。后来我想,也许他不是才发现,他只是终于说出来了。

回城那天,他送我到村口,还是那棵老槐树。我走出去很远了,回头看,他还站着。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,他也没理一下。

晚上到住处,收到他的微信,一个字:“到?”我回:“到了,放心。”他没再回。但我知道他看着手机,看了很久。

山不说话,可山一直在那里。我走到哪,一回头,它都在。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